

仁陶日記

乙亥八月

乙亥七月

仁陶隨筆

廿日旅部昨得柯季龍密報。著匪車茂及下霄華近係屬集於西墩尾監局。及后街路阿瑞店中。又崔消遣。復代旅長當即派林邱連長。於新歷十八夜十時出發。到鎮時。邱將軍隊分為三面圍捕。一部圍住監局。車茂倉皇由樓窗跳下。墜地昏迷。遂被擒捉。並獲偽護兵黃明一名。繳赤壳手槍各一桿。至另一方面。包圍阿瑞所用之賭場。要捉下霄華。華知機逃脫。惟其鄰居翦髮店東柯狗利。因爬上屋頂。致中彈斃命。該店內存有華所遺之本壳匣一個。不無嫌疑。

遂將狗利子景福及賭徒陳天寶黃春霖等三人解回。此外尚有一方面。則掩匪至車匪偽護兵又產之處。捕獲劉玉井一名。車匪供出餘槍係存圍庄垵兜等鄉。軍隊當即帶全車之護兵。前往該兩鄉起解。但結果則起出旧式槍枝一二桿而已。車茂在去年曾受編於李萬鐘之保安隊。旅部令縣解送訊辦。李將車扣留在公館。旋縱之逃。又佈告通緝。又以掩人身目。此次受編於何駿坡。託故假旋。乃為密探所掩捕。虽曰罪惡貫盈。然亦柯季龍努力為地。

方除害之功也。柯自懂旅長駐莆以來。即歷任偵探。然未聞獲一匪。破一案也。獨此回在張旅手下。出力偵匪。跟踪破獲者不少。可見用一人而能得一人之用。亦視乎用人者。駕馭得法與否耳。

廿四日從前軍政當局。絕對不以剿匪為職志。但使土匪不來犯城。任他放火殺人。擾害鄉里。雖近在負郭出事。城樓守望兵。亦袖手作壁上觀。或放空槍迫之使走耳。未聞開城門出而圍捕也。陳齊煊旅駐莆時。城內屢有劫案。報紙紀載。

其事多用微言刺譏。陳見之。大發牢騷。曰。樹幟結隊。明目張胆。攻打城池。與官軍為敵。是謂之土匪。若莆人目中之所謂匪者。不過偷竊之小盜耳。在上海地方。軍警及外委捕防。範圍周密。而永安先施兩公司中。時有綁票匪。綁票之事發生。蓋事出於竊發。防不及防。非軍隊所能為力也。莆人少見多怪。故意張大其詞。以損壞軍隊名譽。殊覺可恨。其解釋匪字最奧妙。然使土匪即來犯城。福州兵之戰鬥力。不過爾爾。亦未必能滅此而朝食也。蓋匪畏兵。兵亦畏

匪。該旅駐防年餘。始終以與匪相安無事為幸。剷除之事。固絕無而僅有也。其尤為背謬者。被匪株累之良民。多方盤詰。久羈監獄。真匪則置而不問。即或一二捕獲到案。有錢亦可以釋放。移防之日。由某要人關說。釋放多犯。得賄數千金。人言嘖嘖。不恤也。偵探見當局之無意除患也。與匪暗通聲氣。從中漁利。厯次軍隊奉令捕匪。均空手而返。皆偵探先期露風。使之逃避也。蓋偵探本此途人。土匪皆其熟悉。以匪治匪。如捉甕鼃。百不失一。然當局不以剷匪。

為意。偵探亦遂為底匪之具。其為社會所詬病也久矣。現在張旅長對於剿匪之工作。非常認真。有罪者誅。無罪者立釋放之。報告者亦以虛實論功罪。信賞必罰。絲毫不容假借。故偵探有所勸而奮起圖功。亦有所畏而不敢玩法。此捕匪成績之所以獨優也。然則有使人如使器之張旅長。而柯季龍亦遂成有用之才。正人必先正己。此說蓋信而有徵矣。

昨日在子祺家竹戰。達旦始返。在最近一年中。徹夜又雀。

此為第一回耗費精神不少。殊不自解其何因也。

邪人無往不邪。已成第二之天性。雖有雷霆萬鈞之力。不能改革其邪心也。校中招生案發。同事中有子姪及羣從入選者。分等出資。充作酒費。共積存三十餘元。以校費未發。未能提出現款。為大規模之宴會。由培初向酒館認賬。已小吃兩次矣。昨日子衡培初以枯坐無聊。議在該款中提出些須。午後往源源小吃。並拉章甫同入局。章甫遂心生一計。以螳碩新自滬歸。借此便局。權作洗塵。不花費之

應酬何等便利。因發出酒東與螳。並招阿朋、太子圻作陪。屆時章甫、子衡等七人先至源源園坐品茗。螳等三人後至。子衡等群請入席。並換圓桌面。方可增座。章甫雖亦笑容可掬。附和應酬。却不敢露出做東之口吻。阿朋等本來乖極。見章甫有羞澀神氣。且座客皆省甫中同事。並非章甫所必請之客。如果章甫做東。何以子衡招呼。有臨時加入之語。臨時換桌之舉。似此席非專為我輩而設。遂問子衡曰。今日諸君這樣高興。亦有聚飲之價值可述乎。子衡

隨便

曰。章甫請我們吃喜酒。因將聚飲之來歷說明。螳甫碩乃出酒東。向子衡道謝。以今日之席。係集團小吃性質。非章甫做東。不必向之道謝也。諺云。借別人猪蹄。做自己面目。章甫之謂也。既要請客。何惜三四元之酒錢。豈真担負不任。不起此區區者耶。邪人做邪事。不做不甘心也。

廿五日九時往校。在校門口遇培初福書。問何往。曰看車茂游街。余遂與之偕行。順道過青如店小憩。良久。又往大老前林星洲家。坐談移時。至十一點半。旅部轅門口。人眾紛紛走

出。以為出發游街矣。詎軍隊蜂擁而出。車茂插上斬牌。由馬路直馳至較場。執行梟首。群眾在大街等候者。已不見此著匪之面目矣。余亦回家。至下午始往子祺家作竹戰。未及四圍而散。復到校偕諸同事往源。小吃。

北風又起。龍眼將有搖落之虞。今年的老天亦太惡。佗劇元鑒要入哲理高中。其祖母遣阿捷來問余。余曰。私立中學。以多收學生為目的。多一名學生。即算多得一名校董捐。後來程度不夠。則留級或退學。絕不計及受教育者之

血本無歸也。況阿瑩係二年級學生。尚有一年功課未了。
驟入初中。^高即姿質聰穎者。猶恐不及。庸才更無論矣。年華
方富。如肯讀書。從今立志。到大學畢業。尚未及三十歲。不
必以蠟等為能也。從前科舉時代。三十歲得一秀才。便算
如意。則三十歲畢業大學。更不嫌遲。余意為元瑩前途計。
仍以循序漸進為佳。此子志氣昏惰。似非讀書種子。余之
直言。不過盡當言則言之責。聽之者殊未必會意也。姑將
此書錄寄仁澤君拔閱之。

廿六日昨晚在睡夢中忽覺地震醒時尚搖擺不休時才十二點鐘也。終夜風虎虎早起稍停太陽滿天晴霽中時有一兩陣東北風虎虎作聲似飛廉餘怒猶未息也。

各界推舉代表鄭統甫宋希曾陳子貞方清湘林經懷等赴省內監察署省政府控告李萬鍾貪污濫職事實及證據請依法懲處。該代表等已於昨日動身矣。彈劾官吏權算是第一回實行。虽未必有效。亦足見葡人之能運用民權也。

仙游王慶昌十中第八組學生也。余初入校。即担任是該組國文功課。本早九時來。晤。相距二十年。見面幾不相識。問來此何幹。則曰。送其子來投考省莆師也。因談及仙游近況。据云。捐稅繁苛。經濟破產。伏莽亦多未靖。仙游本較莆田為富足。自民七以來本地軍隊之籌槍派餉。客軍之搜括。為數不下數百萬元。氣大傷。非得十年之休養生息。不能恢復舊觀也。

姚濬曦之子正燧。去年在湖山畢業。即往涵中就學。現以

換長。清職連帶去職。遂託多人內省。南中請求轉學。但
 須經過編級手續。未必即能入彀耳。正燧本日來找余。託
 內校中閑說。學則規定如鉄板注脚。余亦何能為力哉。
 在子祺家打牌。將市月。不甚勝負。把正當的事業。都擱置
 一邊。殊為不值。開學期近。一個暑假。又匆匆地過去。自問
 何以這樣浪費。不覺啞然自笑。

廿八日

李石岑先生說。沒有老婆不快樂。有了老婆便苦痛。此言
 極有人生哲學的意味。非過來人不能道隻字。

世上最可憐而最可歎的人。就是被旁人所包圍。把自己
真知覺完全失掉。以致顛倒黑白。清惑聽聞。社會上許多
罪惡。恐怕是因此造成的。從前之何指揮。現在之蘇校長
皆有被人包圍。不能直行己意之苦。大約權勢愈高。都其
感受此種之痛苦為更鉅。設深夜扪心。當有何自苦之乃
爾之歎。

●君子得志則為所當為。小人得志則為所欲為。簡淡四句。
把君子小人的人品完全斷定。試翻開中國史一看。五千